



腊梅花开瓦子村

□熊刚



都历山不仅有万州古八景“都历摩天”的美誉，山脚瓦子村的腊梅，也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，万州人的集体记忆。寒冬腊月，瓦子村的花农们在城里的街头巷尾叫卖吆喝着，他们背篋和花篮里盛满腊梅花，给冬日的万州城平添温馨和亮色。闻着那淡淡的腊梅香，儿时的我在心旷神怡的同时，总惦记着那期盼已久的年夜饭。

1969年，那是我记事以来见到的第一场雪。清晨，我打开窗子，一股寒风扑面而来，窗外，已是银装素裹的世界。大街上，大哥、二哥和小伙伴将地上的积雪捏成雪球，不停地掷向不远处的另一群小伙伴，雪球在飞舞的雪花中，你来我往，一场雪战正酣淋漓。一会儿，阳光照进家里，窗台上花瓶里淡黄色的腊梅挺立枝头，正傲然盛开着。在暗香袭来

中，窗外的奇冷因腊梅的花香被我抛到了脑后。

这淡淡的花香是我儿时的记忆，伴随着我成长。母亲喜欢创新而不守旧，有审美情趣又爱整洁。家里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多年没有改变，家具也是环城路旧家具店淘来的旧物件。但我们家房间布局每隔一段时间会有变化。母亲带着我们把家里的衣柜搬来倒去，床也拆开重新拼接调整方位，家里总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每到腊月间，母亲都会买回一束又一束馨香扑鼻的瓦子村的腊梅。腊梅疏影横斜，一抹清丽，简陋的房间香气飘逸，顿时有了生气。

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对腊梅的认知由质朴观感升华到精神境界。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

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那一年，我们学习毛主席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，无不为主席的宏伟诗篇所感染。一时间，腊梅坚冰不能损其骨，风雪不能掩其俏，险境不能摧其志，谦逊脱俗、豁达大度的神韵，柔情铁骨、敢于挑战的精神，明媚开朗、至刚无欲的品格，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和影响。我第一次领略了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真谛和豪情。

腊梅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千年吟咏不绝的主题，在越风无数的笔下，腊梅不畏严寒，傲然挺立，暗香丝丝缕缕，玉骨皎皎飒飒。我感动于都历山脚下瓦子村的腊梅，还与一位年轻的英雄有关。

我家大哥是万一中高76级学生，毕业前夕，同学们将各自奔向不可预见的远方，难舍之情加深同学情谊。那段时间，他们在彼此家中频繁走动，来自瓦子村的颜朝全哥哥，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颜朝全家有6个兄弟姐妹，他排行第五，个头不高，浓眉大眼，显得很有精神，脚上穿着一双几乎洗白的解放鞋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。1977年，颜朝全如愿参军。参军不久，他寄回与战友合影的照片，看着他身着草绿色军装、腰扎皮带、手握一杆钢枪的帅气样，我羡慕不已。1979年2月，边关吃紧，他主动请战，毅然走上前线。在上战场前夕，他提

笔给家乡的同学写了一封长达5页的信：“学友们，保卫祖国是我们军人的神圣使命，我宁可前进一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生。战场上，我会向英雄人物学习，冲锋在前、战斗不止。”3月3日，在一次战斗中，颜朝全光荣牺牲。不到20岁的他，践行誓言，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，被追认为中共党员，荣立二等功。40多年过去了，都历山瓦子村的腊梅在我的脑海里，就这样和一位英雄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前不久，伴着冬日的残阳，我独自一人来到暮色苍茫的都历山脚下。如今，瓦子村并入都历村，以腊梅为主的花卉成为传统优势产业。时过境迁，童年挑担送肥通向瓦子村的泥石小径已成记忆，一条宽敞的青石步道通向瓦子村的寨门。都历山的风就是这样神奇，一夜间腊梅树上的叶子落完了，星星点点的花苞像一个个黄色的小灯笼挂满枝头，嫩蕊轻摇，满树芳华。腊梅为寒冷增添亮丽色彩，为灰暗带来勃勃生机。冬天来了，万州城新一轮的花香又开始了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历史的大雪拂过

□万艳



泰山之阳……“天纵之圣”“天之木铎”“万世师表”……“城门轰然洞开，一群持箭羽、举宫灯、捧书简、着古典制式礼服的表演者列队而出，他们跳起“礼”中最高规格的八佾舞，开启了一场庄严而盛大的祭祀仪式。礼毕，我们鱼贯进入万仞宫墙，怀一颗虔诚之心，亦步亦趋地走近一个神圣伟大的灵魂。

“三孔”，即孔庙、孔府、孔林。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世界文化遗产”。孔庙，是祭祀孔子的祠庙，孔府是孔子世家衍圣公居住的府第，孔林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。孔庙、孔府，古建筑众多，经历朝历代不断修筑扩建，如今规模仅次于故宫。

进入孔庙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供奉着孔子神位的大成殿——孔庙的建筑中心。重楼白雪，飘洒在九脊飞檐、黄瓦覆顶上；飘洒在八斗藻井、金龙玺彩上；飘洒在两代帝王雍正、康熙御书的“大成殿”、“万世师表”蓝底金字双重牌匾上……人们弯腰低首，默默合十。

恕我不能一一叙述我朝圣的经历。在孔庙、孔府、孔林间来回，拜过大成殿、杏坛、奎文阁、棂星门……抚摸“先生手植桧”“子贡手植楷”、龙柏凤柏……重温先生周游列国、杏坛讲学的故事，感悟“仁义礼智信”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教义……作为一名中国人，如果来之前对孔子是尊重、敬仰、崇拜的认同，在目睹、亲耳聆听、亲手触摸、亲身叩拜了他的像、墓、碑、字、居等之后，更有血脉的认同，情感的认同——我是华夏的子孙，我是先生的子嗣。

走出孔庙，已是傍晚时分，雪仍自顾自地下着，像千年无声的讲解和述说。放眼望去，天地是一部巨制的黑白片，镜头一一展现，遥见有车辚辚，马萧萧朔风而来，车上有医我病痛的中草药，更有养我心灵刻篆字的竹筒。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伟岸的身躯，他衣袂翻飞，虬髯轻扬，身后是众多的弟子，颜回、子贡、子路、子游……无止无尽的队伍中还有你、我。

车辙、马蹄、人迹，历史的大雪吹拂，覆盖、再现，再覆盖、再现……深深浅浅，牵连不断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金佛山荻花

□古建祥

临时起意，与朋友相约自驾南川金佛山178环线。

金佛山去过不止一两次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，这次是冬天。金佛山178环线久负盛名，出发的时候就想着，要认真观赏用心体悟，写一篇感人至深的游记。事与愿违，直到回家入睡，也没想好主题。178环线景色秀美、气象万千，野芳佳木、晨光夕照，山岚雾霭、云蒸霞蔚，名人大家记述繁盛，我辈难以置喙。

第二天收拾汽车后备箱的时候，在角落里发现一支荻花，灵光一闪：写写这荻花罢。

金佛山的荻花没有固定的生长地。路旁、溪边、山间、林中，或居屋而立、或铺地而生、或沿坡弥漫、或附石招展，不知道它在哪里，也说不清它不在哪里。当一片荻花在眼前摇曳，你兴奋地举起手机拍照时，它已经没了踪影。当你放下手机欣赏彩叶时，转过山口，又扑来一大片迎风招展的荻花。阳光打在花穗上，晶莹剔透，宛如千百个小朋友站在那里，挥舞小手，跳跃着、欢呼着，迎接入山的客人。

冬日的荻花灰白泛黄，细细白白的茎秆上挑着花穗，丛生却支支独立、迎风也不弯折倒伏。无论一丛、一片，还是满山遍野，都傲然屹立，柔美坚毅，摇曳生姿，如梦如幻，花穗看向同一个方向，好似千百面战旗，在呐喊的声浪中猎猎作响。德隆场镇背后的山林中，有一片五六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平地，铺展开清一色的荻花，挤挤挨挨，蓬蓬松松，如同一块巨大的灰白色毛毯，在凛冽寒风中，给人以温暖和慰藉、振奋和鼓舞，如梦如幻，如诗如画。

说到诗画，同行的古典文学爱好者小刘悠然吟诵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枫叶荻花秋瑟瑟”“波上荻花非雪花，风吹撩乱满袈裟”“秋风忽起溪滩白，零落岸边芦荻花”。似乎，荻花就是离愁别绪的代名词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从《诗经》里走来的山间精灵，却是随遇而安、飘逸潇洒、不言放弃的象征。你看它，即便在条件恶劣、贫瘠干涸的土地上，依然顽强地生长、蓬勃地开花、恣意地布满人们的视野，让人不得不敬佩它的生命力、意志力，更佩服它的乐观豁达。

况且，荻花还有温馨美好的典故，比如画荻教子、燃荻读书。因独特的形象和气质，以及细腻温婉的风格，荻花还被赋予清静高洁的寓意，也象征着真爱和真情，代表着对家乡亲人浓浓的思念。

荻花还是一种多用途草类，可以用于环境保护、园林营造、制浆造纸，可以纺织，还可以药用，是开发价值很高的植物资源，在我国广泛栽培和利用。

离愁别绪也好，真情真爱也罢，不过是心有所虑者的强加。金佛山荻花自顾自地发芽、生长、开花、枯萎……绿了屋后，白了房前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抱怨，不造作，不停歇。

金佛山，佛南川。山即是佛，佛也是山。这山间荻花，自然是金佛山的一部分，虽不如杜鹃花、古银杏、方竹笋那样有名，毕竟也得了金佛灵性，才这般飘逸灵动、洁白高雅、清新脱俗、羽化飞升。

如此，人人都喜欢金佛山的荻花，人人都愿意化身金佛山的荻花吧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）

曲阜，用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来渲染我与它的初见。

凌晨六时，艰难地钻出被窝，穿上厚厚的羽绒服，戴上围巾、帽子、手套，一头扎进寒风里。早起，只为占据观看孔庙开城仪式的最佳位置。

天微明，初雪中的齐鲁大地广袤、辽远、深沉。天空阴沉，冷冷清清；地上繁灯，闪闪烁烁。雪花密密斜织，喧哗息声、急速缓慢、凛冽温柔。沐浴、焚香、斋戒，所有朝圣的仪式，远不如一场大雪的洗礼来得虔诚。

沿一条长长的甬道前行，两旁是一株又一株古树（好多树老死后，又原地长根重生），躯干扭曲虬结，枝丫光秃旁逸。借着灯光和天光，看到它们因为上了年纪，大都长有硕大的树瘤，像寿星老头上的包。

走过甬道，眼前是一堵高大的城墙，朱红门，青砖墙，墙上有城垛，四角有角楼。绕墙而行，来到仰圣门前，上有乾隆皇帝御笔的“万仞宫墙”匾额。《论语》有记，子贡在朝辅佐鲁君，功勋卓越，鲁国大夫叔孙武叔甚赞“子贡比孔子强”。子贡听后就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：人间的学问，好比宫墙，我这道墙不过肩膀，抬眼可见，所以你会见到所有好。而我老师孔子那道墙高万仞，深不可测，一般人无法一览墙内风光。叔孙武叔颇为自己浅薄汗颜。

城门紧闭，城墙高耸。我们一会踮起脚尖，一会向上跳跃，试图抢先看到墙内种种，可无论从物理的高度，还是哲理的高度，都难窥一二，只好跺着脚，搓着手诚心静候。

八时整，在一段华彩斐然的背景解说词后，伴着鼓乐齐鸣：“天地玄黄，鲁地之西，

